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二十三

嶽歸堂已刻詩選

諸稿詩序

題虎井詩

題自訂制藝

題西陵草

題秋尋草

題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題客心艸

題遊首集

題仙室艸

題湖霜艸

題秋冬之際艸

題拭桐艸

題簡遠堂詩（附諸名家序）

譚友夏詩序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三 目錄

寒河詩序

寒河集序

簡遠堂詩序

譚友夏合集 卷二十三

嶽歸堂已刻詩選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諸稿自序

題虎井詩

客南中一園其東數十武。土人言有虎井。愛其名。披榛往尋。上無石欄木榦。中無長繩。旁無車馬溲溺。汲不數家。家不數甕。親汲之。其味甘冽。與河水泉水相亂。日煮一瓶。以試客。客即韻不辨也。茶罷輒有遠思。以詩爲清課。井益有微助焉。題曰虎井詩。物固有不可忘者。古來勝蹟。常因一人得名。後世或有知予詩者。過虎井而指曰。譚子名詩者。卽此也。予報虎井矣。

題自訂制藝序

予生平見人中後必談文。人亦傾耳而聽之。以爲中國文章之效也。中而冠其曹。則尤文章之力也。嘗從而笑之。牛已肥而始欲探其爵祿。不入之胸中。鴻已飛而始欲留其雪上。偶然之指爪。嗚呼。世安有此哉。默省前事。予於諸生時。棄時取於其業。時作時止。於世所號爲名文章者。時傲時鄙。縱心一往。恥爲教束。終身老巾衫。吾不怨。而隨科推移。忝竊至此。正予不敢妄談文之日矣。獨恨壬子以來。文字多在人間。坊間之刻。且四出。懼其無故而加之以定論。又懼其一字一句無故而冒之以成法。大乖予向者不衫不履之意。適有以文請者。草草中借以遺哀。合舊來師友圈點過寬。評臨過厚者。削之以幾于盡。而更自下圈點。自下評臨。略明孤往之懷。且以見得失。

真不在此耳。家弟元聲元禮識之過乎予者也。同詞以語曰。斯言出而世復有以君爲欺人者。將奈何。嗚呼。是又不然也。人各有才與志耳。才才有分。志志有數。字千寫而必肖其初之肥瘦。思萬變而必依其初之高凡。是豈無分數耶。人一切枉之而舍平趨奇。舍奇就平。希一旦之合者。造物之所必怒也。有道于此。盡其才篤其志。勿逢造物之怒。是其人也。於遇不遇何有乎。而遇未嘗不在其中。或者有之耳。往甲子。子以恩貢上京。念道里長。去親遠年。迫四十。食玉炊桂。出入沙囊之中。似不容空返。此念偶邪。誤聽人言。束心學程墨時文。晝諷誦之夜。覆被思之。技將成而精光退。雖閨中爲本房所收。彼造物者安肯聽其苟得。于是謬訛其五策字句。以巧行其怒。子懼甚。退而不敢作一字者三年。夫予固退而三年不敢作一字者。而又敢欺人乎哉。

題西陵草

甲寅之歲。予與鍾子選定詩歸。精論古人之學。似有人焉者。而適以其時往西陵。遇境觸物。所思所筆。遂若又進一格。宜都劉子手是詩而歎曰。我知鍾子之甲戌。而子丙戌也。百里之內。十年之外。而造化捷若此。予與鍾子蹙然改容。急掩其口曰。何至遂如子所言。

題秋尋草

予赴友人孟誕先之約。以有此尋也。是時秋也。故曰秋尋。夫秋也。草木疎而不積。山川澹而不媚。結束涼而不燥。比之春。如舍佳人而逢高僧。子綻衣洗鉢也。比之夏。如辭貴游而侶韻士。于清泉白石也。比之冬。又如恥孤寒而露英雄。子夜雨疎燈也。天以此時新其位置。洗其煩穢。待遊人之至。而遊人者不能自清其胸中。以求秋之所存。而動曰悲秋。嘗言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後人未嘗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紙上。予悲夫秋者也。天下山水多矣。老子之身不足以了其半。而輒于耳目步履中得一百一。一。徘徊難去。入西山。恍然入雷山。恍然入洪山。恍然入九峯山。恍然何恍然之多耶。然則予胸中或本有一恍然以來。而山山若遇也。予乘秋而出。先秋歸家。有

五弟冠者四矣。皆能以至性奇情。佐予之所不及。花柳草。柳隄瓜架之間。亦可樂也。曰秋尋者。又以見秋而外。皆家居也。誕先曰。子家居詩少。秋尋詩多。吾爲子刻秋尋草。

題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秋尋之三年。予懷九峯。率兩舍弟偕往焉。自春達秋。殆山中也。已而退家湖上。復爲湖上人。始追搜之。始審可之。而後乃今有詩。凡山之妙。不在游而在住。游則客。住則主人。主人則安焉。作入九峯詩。春秋過眼。悵然歸。與作別詩。非雷雨窈冥。必登山。作上山詩。既上。低回不能下。作下山詩。遊九峯者。攀平林。度泉橋。禮香刹。信宿山房。以爲好事。未暇登峯。從某至某。子則否矣。作遍行九峯詩。有學公塔。學公者。開山祖也。念其精神不出山外。作禮塔詩。學公法力堅永。如浴佛誦經諸教。至今不廢。作浴佛詩。此外獨二三僧房木魚耳。作勸僧工課詩。九峯之勝。其一在松。其一在茶。其一在筍。筍不數。有家有二小童。善尋筍。作食筍詩。茶葉卷者。上舒者。下有三探。作頭茶。二茶三茶詩。雨前者。真不在芥下矣。作雨前催僧詩。隨造隨嘗之。不以僧。不以童子。予與舍弟烹啜焉。作造茶嘗茶詩。予對松久。私謂松之神。栗然宜寺。松之響。纓然宜枕。松之烟。憤然宜晨。松之狀。矯然宜樓。松之影。澹然宜月。獨未察盛雪時。想當宜耳。故作樓宿聽松詩。作晨起看松詩。作月下看松詩。作遍上僧樓看松詩。詳愛敬也。見樵子入山。則勸止之。止之不得。然後歎息。之作松柴詩。其松枝頽唐焉。在地。或繇風。或繇老。或繇鳥雀。或繇斤斧。繇斤斧者。蓋不忍言矣。拾者何罪。作拾松枝婦人詩。性好閒行。遇可留。衆乃召弟友與俱。在橋作坐泉橋詩。在池作坐池上詩。在石作攜卷選石詩。在廊作納涼于廊詩。廊東西通。雨中不蓋。不屐。又作長廊詩。在殿作開殿反鎖詩。在田作寺田詩。因而遠想焉。則出谷矣。作出谷詩。余先舍弟元聲。元禮。從孟子。從或劉子。從或柳子。從若諸子。先予從亦如焉。聞一客來。則欣然迎之。作客至詩。有招予者。予亦往。作食山中人家詩。其詩題或次或不次。凡五言絕句三十二章爲集。是集也。山谷之開閉。蟲鳥之哀樂。僧農之隻偶。雨晴之升降。鐘磬之潤燥。予雖終身不忘也。

而况其始離乎。此廬山諸道人遊石門時。所謂退而尋之也。往而尋之者淺。退而尋之者深。昔者秋尋又何也。

題客心艸

客有自竟陵歷郊郢。過江陵公安至于澧。尋武陵。達晨窮西。見閩之蔡先生。抗言析義。惟日不足。忽思南嶽。一日汎桃川。泝瀟湘。將從此上岳樓。觀洞庭夏漲。以歸。往返且五千里。而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題之曰客心草。客之言曰。我乃今後古人而往返此路也。古有以萬乘客二酉者。穆天子也。其必荒有以依人客江陵者。王粲也。其心卑之。二者不足言此公安也。子美所數月憩者也。心沈沈乎其滯也。此澧可三閩所爲思公子也。心潒潒乎其若淚也。其武陵桃源也。劉子驥所有志而未往也。乃心之寄。則已遠矣。此五溪也。太白所以入夜郎也。因爲洞庭葉飄落之瀟湘。其心至今耿耿在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我以蔡先生來。以二酉窮兩巖。以仙源問舟車。復欲以洞庭南嶽爲歸路。若卽若失。獨行乎五千里之間。無穆王之荒。無仲宣之卑。無子美之沈。無靈均之怨。亦無子驥之高。尙無供奉之曠。宕而自成。其爲客心。人各有心。不可強也。于是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而定之曰客心草。

題遊首集

山首南嶽。波首洞庭。質之人無異詞。予之好遊山水也。其天資固然。不至嶽而山。不至洞庭而水。不讀五經而先之以子史。無篤論無正服矣。湖嶽詳而後他山水之美。可以無溢。他山水之幽。可以不勞而聞也。自題其所撰詩文曰遊首集。虎井不得以金陵爭。西陵不得以玉泉爭。秋尋不得以寒溪爭。退尋不得以九峯爭。客心不得以二酉爭。寒河亦不得以閩里之情爭。安然而聽于斯遊也。萬一心有得焉。將賴斯遊。而以其詩文首諸稿乎。乃質之人。或異詞矣。夫善其首者。必顧其後。亦猶夫人之職然冠者。裸之跣之。其又何稱焉。則安知今之首斯遊也。非以自勵耶。

題仙室草

知慕謬者二十年。與鍾伯子約同遊者十年。丙辰歲既上衡山。閻蔡公嘉其遊。貽書囑以衡謬評次。然公信士。聞其有舊約。勸無負。丁巳與鍾子恠至襄陽。待伯子。伯子不至。仲亦病罷歸。己未二月。勃勃有山志。偕友人王明甫僧凡公往。在山中五日。在路十五日。詩成于山中最多。惟赴謬以下四首成于路。清明詩成于界山。隆中習家池詩成于歸舟。恭謁七章。謁時不暇作。亦補于舟。與舍弟談山中事一首。答談叟一首。成于家。凡詩之字句。竄更者。亦定于家。居家閑十日。始作記。記營度又五日。始成今稿。念伯子寢處詩文。他家可忘。使其讀之。丁丁然將恕我負十年約也。謬山一名仙室。僧以名吾集。吾愧之。

題湖霜草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三旬有五日而後返。又過吳興。窮若響。以爲西湖之美在裏湖。若響之美在二漾。汲汲乎爲之賦詩。以顯于士君子間。而士君子之賀其遭者亦衆矣。當其不寓樓閣。不舍庵剎。而以琴尊書札托彼輕舟也。舟人無酬答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如。三善也。入斷橋。出西泠。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可避。時移棹。五善也。挾五善以長于湖。僧上鳧下。觴止茗來。篙櫂因風。漁菱聚火。奇唱發流。光升霞斂。星移烟高。霜滿。或聞鄰舟之一歎。或當空閣之無聲。當斯際也。屬秋冬乎。屬之人乎。屬之湖乎。曰不知也。細而察之。意綿綿于空翠古碧之中。逢客來而若斷目。恍恍于衰黃落紅之下。觸松色而始明。衆阜欣欣。借紅葉爲魂魄。六橋歷歷。仗明月以始終。我懷伊何。誰念及此。夫哲人早悟。入山水而神驚。志士多憂。聞湖霜則氣塞。况乎望山陟嶺。杳然無極。泊岸依村。動必以情。有西湖幽映其外。不待十里而步步皆深。有兩高環照其內。將至千重而層層欲霽。江海倒射乎韜光之頂。溪流送陰于龍井之前。響聲依然如蘇子過亭之日。泉事甚遠。同駱丞剡木之思。又因而自念不已也。予清緣既不如人。壯歲又將去己。若得一間草閣。臨澗對松。半棹野航。藏身接友。老母

肯俯從于外。子弟不相念于家。任野人之所之。朝在山而夕在水。度才力之所及。書一卷而詩一章。則西湖二漾之間。足吾生濟吾事矣。縱不能亦必踐李三長蘅之約。樂饑忘返。往來小築間。自勾盟以之于紅落。自霜雪以之于炎燄。自喧雜以之于無人。靜觀一年之消息。默審百物之去來。其爲弘益。豈詩文而已耶。然二漾者。又予之所入而懼。懼而返。返而復。思入者也。苟不憚精魂之微。年載之久。遊于其上。立于其中。映于其外。將使人蕩蕩默默。而不自得。長蘅何擇哉。

題秋冬之際草

昔人言秋季之際。少難爲懷。以之命篇。非是之謂也。何嘗快。獨無憂。子之爲懷良易矣。然則曷取焉。夫已冬而秋。不猶之方春而夏乎哉。鸚花藻野。則春同在夏矣。紅黃振谷。則秋不遽冬矣。故君子際之以答歲也。况獨往苦少。同志苦多。汎則方舟登。或共履。非甚暗滯。其何默焉。然當斯際也。以遊則山澹澹而不至于濯水。宕宕而不至于躋。故淵明所謂良辰入奇懷。靈運所謂幽人嘗坦步。每臨境下筆。皆抱此想矣。

題拭桐草

萬歷庚申。迄天啓癸亥。予四歲多在家。意不欲爲詩。卽爲詩亦不能或編。吾師蔡公敬夫。開府鄖陽。招之于承天。喜其到。作詩曰。拂拭焦桐始塵中。七八年讀之內訟焉。夫公日夜以去其心耳之濁。身意之垢。何嘗一日在塵中。如春者乃當如公言耳。輯其四年之詩。以質而題曰。拭桐草。當其焦尾而識其足以琴。琴矣而又塵之。無是理也。出之于火而棄之于塵。乃不如復在火中。予所居多桐。率凡下。不足以琴。而竊愛之。比于琴。月來風去。光響疎切。嘗身至其下而拭焉。未嘗責其爲琴。亦未嘗聽其爲塵。故題之曰。拭桐草者。桐焉耳。

題簡遠堂詩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

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朴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朴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必真如古人之寬朴。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于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洗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巔所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之寂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爲根亦良可念矣。嘗見迫于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古人久淹晚出以爲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以傳之處未必皆在所傳處而古人所自傳之路豈有復爲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悚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吾所不敢忘也。傳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譚友夏詩序

李維楨

友人譚友夏嘗敍鍾伯敬詩謂予亦實同歷下生耶。不知者河漢其言而余竊以爲獨知之契也。輟扁小云乎。古人之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今所讀書古人之糟粕耳。取糟粕而爲詩卽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清言秀句皆若殘津餘沫而何有于歷下。友夏詩無一不出千古而讀之若古人所未道。夫三百篇未敢輕許人其近者莫如漢魏。漢人詩傳流較三百篇更少。六朝惟晉人去漢魏未遠。曹子建謂仲宣數子不能飛騰絕跡一舉千里。晉陸士衡云精腫臃而彌鮮。物昭華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又曰雖杼柚于予懷恍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友夏持論類此宜其詩之不爲今人爲古人不爲古人役而使古人若爲受役也。余欲

以宋齊迄唐人語目友夏。友夏必姑舍是。鍾記室品王仲宣在曹劉間。別構一體。劉公幹仗氣生。寄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跨俗。張司空道左大冲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殆近之矣。試以質諸伯敬何如。

寒河詩序

朱之臣

譚友夏已行詩。有簡遠堂。虎井。秋尋。西陵。退尋。客心。遊草諸集。大半皆遊覽所作。而家刻止簡遠一種耳。余過寒河。問友夏讀書處。盡發所藏。得諸集前後詩刻之題。以寒河序曰。夫詩道最爲情韻情之所至。乃能日新而不可窮。然惟絕有情人。能于音影之外。別具英變。以轉未墜之綫。故情不能至。詩亦不至焉。今夫詩情之死也久矣。先是于鱗輩專任浮響。如土鼓之不韻。中郎于是以趣救之。今攬其筆味。正得嫺然蔚然耳。李北海云。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中郎之所謂趣。任彼法孤行可也。前余刻友夏退尋艸于長安邸中。時有淺中郎者。適見之曰。惜也。才但微近中郎耳。余遽曰。子試舉其近者。其人無以應。夫世不能盡明中郎。以薄安識友夏。友夏至惟遠情。其爲詩清微靜篤。一以傳古人之深意。而生之以變讀之。正如春光搖曳。忽徙人之魂氣以赴之。而又莫能問其消息之所在。蓋非常哀樂矣。夫山嶽密移。有力者覺視。友夏諸集于寒河。顧影懷新。已更有鍾情。况執前所云云于友夏。謂何也。友夏舉明詩追古者。首鍾伯敬。是稱知言。然友夏于伯敬。絕無阿格。我所必起人不能廢。友夏自道矣。

寒河集序

蔡復一

詩樂至一也。三百篇何刪哉。存其可以樂者而已。詩而不可樂。非眞詩也。音曰清音。感曰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詩樂之理盡是矣。吾居有疑焉。音行五而寄八。無非自然也。自然之徵。人之所宣。不若其所未宣。傳送之直尋。或不若依寓之隱約。孰謂絲竹肉之有間者。而取舍其中曰。漸近自然。千年心耳。莫能自出。嘈然和之。彼殆未聞夫非絃之絃。非指之指也。樂亡而稱詩者。雖音而事藻。離感而取目。而眞詩危存於人代。衆波沿接。持論益膚。一以爲摹古。一以爲運我。皆然矣。而皆未然。夫自然眞詩。雖無擇而存。而其行于世也。細若氣微。若聲不可

以迹。古作者遺編炳炯。向人如精神之在骨體。非善相者。孰察其人之天。而學人心成于習。借來者衆。而故我日以孤。真想一綫。如石火之瞥見。而不可再追。蓋生熟安而主客變。己之精神莫知其所往矣。况能深求作者之精神乎。嗚呼。古之爲樂也。受其一器。莫不喪我以從之。五官七情。蕩然無留。而後高深爲之遇。入之愚出之聖。是謂幽感。幽感之時。音至矣。通乎神明往來之無間。古之與我。無地可寄。取舍而可浮。且易言之哉。吾讀鍾伯敬譚友夏所定詩歸。而於樂若有會。伯敬自有隱秀軒詩集。不論論友夏詩。其行者爲簡遠堂。爲虎井。爲秋尋。退尋西陵。同遊。未行者爲寒河集。而其情理之離合深淺。亦若與年而相長。今春就我於二酉。因有客心草。予贊之遊南嶽。因有遊首集。南嶽詩出。而友夏欲以其集首諸集。觀者不盡然。予謂諸集如秦青之謳。客心如冬長之節。嶽集如叔夜之琴。客心之清。能使諸集自秀。而嶽集之幽。又能使客心自遠。蓋自酉以之衡。而友夏所挾以借來者。皆然無餘矣。借來者喪。而真我真古出焉。此真友夏之樂也。伯牙移情於海上。吾非成連。而贊友夏嶽遊。以滅沒之祝融。君爲方子春。則吾學雖不能移人之情。亦差於友夏此行無負。因爲序歸之。而題其所未行之寒河集。噫。安得同執伯敬手。而三人者相與言樂哉。序友夏詩可也。以序詩歸亦可也。

簡遠堂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札中所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余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頗從事汎愛兼容之旨。浮沉周旋。欲以居厚而免于忌。即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并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勢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徑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游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于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耳目形骸塵雜。

臭處。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不已遠乎。况乎性子而習昵。則心遠。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友夏之欲汎愛。正恐其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謀也。欲以明厚而友薄。欲免子忌而媒之。非計之過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外。虛心世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予又嘗謂古詩人矜持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勁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持論。必有與痛癢不相中者。友夏年少才高。識也廣。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中。雖其言出畏友。不能強以必聽。而片語隻字。向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余。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詔詩而知詩者。予所持論。儻亦有以相中乎。

82

010415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出版

—集合夏友譚—

角八元一價定 冊一書全

書叢本珍學國

校閱者 龔復 初

印刷者 國學研究社

出版者 國學研究所

總代發行所
上海
中四馬路
市
新文化書社

分代發行所

廣州 北平 成都 杭州 長沙
新文 自強 同記 武林 鴻文
社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重梧齊漢南
廬州南口京
振文華民聚
亞淵北益珍
書書書書書
局局局局局

